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棋子◎著

BEAUTY

伤口：在婚姻里，在社会的肌体里，
在城乡的差别里，在道德的溃洞里……

红颜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棋子◎著

红颜
BEAUT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颜/棋子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80765-007-2

I. 红… II. 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1760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10.625
本社网址	www.hnwybs.cn	字数	266000
承印单位	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	版次	2009年5月第1版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印次	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纸张规格	890毫米×1240毫米	定价	23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李秋兰四十二岁已功成名就：医学专家，妇科主任；老公又是京都拥有亿万资产的建筑大亨。所有的一切人都让人艳羡。要说秋兰应该不会有什么苦闷，但她却经常被一些愁闷折磨着。这些愁闷源自于她家四十年前的一个故事。秋兰一上火车这个故事就活灵活现地在她脑际徘徊着、翻滚着，挥也挥不去……

好烦，她真想在软卧里美美地睡一觉，做个好梦，然一场紧张的抢救粉碎了她的美梦。

李秋兰乘坐的是四川攀枝花至北京的列车。火车到河南段时，乘务员突然紧急寻找妇科医生。一孕妇由于颠簸、跋涉，导致早产，情势危急。秋兰立即翻身坐起，抓起衣服，向孕妇的硬卧车厢跑去。车厢的衔接处有几个烟民在抽烟，烟荡荡的，味很浓，模糊不清。秋兰走得急，在狭窄的车道里来回撞着，她觉得狭窄的车道犹如女人的阴道。想到这，她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和比喻有些可笑，是职业病？唉！简直是个职业病！看什么都能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，她摇着头来到硬卧车厢……

列车长是位女同志，正守着孕妇发愁，秋兰气喘吁吁地来到列车长跟前，说：“列车长同志，我是妇科医生李秋兰。”

列车长不与秋兰客套，迫不及待地握着秋兰的手，说：“情势危急。你看是否与沿线的医院联系？”

秋兰说：“看看再说。”

秋兰迅速走到孕妇跟前，仔细观察：孕妇躺在硬卧的下铺，下身流着血，斑斑点点的血，把被褥染上朵朵红云。疼痛使那张苍白虚弱的脸有些扭曲和变形，她呻吟着，扭动着。秋兰发现，羊水已破，一只小脚丫堵塞在孕妇的阴道里，秋兰担起心来：不好！立生！危险。为了稳住大家的情绪，她并没有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家。

列车长依然担心：“用不用与沿线的医院联系？”

秋兰果断地说：“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来吧。”

秋兰迅速打开医疗包，做了必要的消毒处理，戴上乳胶手套，随着孕妇的宫缩和阵痛，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推着胎儿嫩红的小脚丫慢慢地慢慢地往里送。小脚丫悄悄地又回到母亲的子宫里。秋兰顺势把手插入孕妇的阴道，让胎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。她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对列车长说：“有希望。”

秋兰指挥着孕妇：“深呼吸，张大嘴。张大嘴，深呼吸！”

这时，门外一老头子吃力地拉开门，冒冒失失地要往里闯，惊慌地应着：“医生，俺，俺在这儿！”

秋兰诧异地挡着门，责怪他：“你？不能进，不能进。出去！出去！”

老人被挡在门口，遂知趣地把头缩了回去。

列车长温和地对秋兰解释：“李医生，老人是孕妇的父亲。”

孕妇说：“俺爸名叫张大嘴。”

“啊？！”秋兰苦笑着摇摇头，继续鼓励孕妇，“深呼吸。用力！再用力！”显然她不再叫她张大嘴了。

孕妇涨红着脸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吭吭哧哧的样子很痛苦。

一个弱小的生命降生了。他满身赤色，没有呼吸。秋兰动作娴熟地剪断脐带，从孩子嘴里抠出污物，一手抓住小脚，头朝下，在孩子的背上啪啪啪地拍打起来。

随着秋兰的手势，只听“哇”的一声，孩子终于哭出了声。秋兰长

出一口气,对一直守候在身边的列车长说:“好了,母子平安!”

孕妇满头大汗,头发紧紧地贴在脸上,听到孩子的哭声她幸福地笑了,迫不及待地问:“俺的是男孩?”

“男孩。七个多月的孩子身体弱,要好好养。”秋兰温和地向孕妇交代产后的保健常识。

孕妇感激地朝秋兰笑:“谢谢你,大夫。你救了俺和孩子的命。你是俺的大恩人!俺……”孕妇试着从提包里掏钱。

秋兰赶紧拦住,说:“别动,先躺着,免得大出血。”秋兰把孩子裹进了一个小包裹里,递给列车长,“孩子很乖的嘛。”

列车长嘿嘿嘿地笑着逗着孩子说:“小家伙,你可把我吓坏了。”

孕妇想看看孩子,问秋兰可不可以,秋兰爽快地答应:“当然可以。”于是,列车长就把孩子抱到孕妇的脸前。孕妇看到孩子平安无事,笑得很甜,刚才的痛苦已荡然无存,仿佛刚才在痛苦中挣扎的不是自己,而是别人。

新生儿享受着人间的真情和温暖,哭了几声,好像是作秀,张了张粉嫩的小嘴,很困似的,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列车长和乘客都从紧张的气氛中解脱出来,火车上又增加了新的人丁,是件喜庆事儿。就在火车快进北京时,列车员在广播里播出了妇科专家李秋兰为孩子接生的情况,顿时,整个列车的乘客都为之拍手叫好……

秋兰提着手术包离开硬卧车厢时,看到孕妇的父亲一直守候在门外,刚刚当上外公的喜悦难以言表。孕妇的父亲是个唇裂,牙也掉光了。豁嘴笑起来像个小山洞,有些滑稽。一见秋兰,感激得要下跪,秋兰赶快搀他起来:“老人家,别这样。恭喜您,当外公了!”

老人嘿嘿嘿地傻笑着,幸福地傻笑着,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秋兰远去的身影,喃喃自语起来:“是祖上积的德,是祖上积的德……”

董建彬接站的宝马停在西客站的南出口,见秋兰拎着拉杆箱疲惫地走出来,赶紧上前解释:“哎,秋兰,我来晚了。本来去里边接的。刚送走陈处,路上又塞车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秋兰无所谓。

董建彬把行李放进后备箱,便伸开双臂笑着说:“不来个拥抱什么的?”

秋兰亲昵地瞟了丈夫一眼,嗔怪道:“老夫老妻了。”又朝人群瞥一眼,“别让我们小组的人看见。”

董建彬也朝秋兰的同伴打招呼,知趣地打着哈哈:“好好好。”

路上董建彬话很多,说秋兰走后家里的事情,说他们刚刚装修的别墅,特别是卫生间拆两次装两次他才满意。现在看上去更豪华,更绚丽。一进去,就像走进皇宫和殿堂,那种感觉别提有多舒服,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秋兰躺在车里什么也没听着,脑子里仍然闪现着在山区看到的一幕幕辛酸的景象。

卫生部组织的考察小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,先后到贵州、四川两省偏僻的山区农村。其中有一个村子近两年发生很多怪事,生下的孩子60%~70%都唇腭裂。大家都称这个村是“豁嘴村”。男人娶不上媳妇,姑娘们不愿嫁,都怕生豁嘴孩子。当地政府看在眼里,愁在心上,多次要求科考单位到这个村来考察。科考小组经过一个月的考察、分析、鉴定,一致认为:山谷中开采矿石,致使一些有害物质污染了

环境,导致遗传基因在妊娠的过程中受到外界强烈的干扰造成了变异,带来了这场生态环境的灾难。人们不甘心,坚持要生个健康孩子。没想到的是,他们费尽心机生下来的还是豁子。所以,一群妇女领着一群豁嘴孩子在小山村艰难地生活着。很是可怜,令人心疼。

小山村的生活几乎是原始的,他们生活在一个愚昧、贫苦、落后的山旮旯里。他们宁愿受苦,也不肯接受医疗队的治疗。比如,有病不治,不吃药。说白了,山区也没有药。再者,由于山里穷也吃不起药看不起病。张嫂的孩子已经死到肚里,秋兰主动为她动手术,可她就是不肯剖腹产,结果耽误了时机,竟然致死。那个叫张奎家的,与秋兰同岁,看上去像个老太婆,黄巴巴的,满脸皱纹,很粗糙,生孩子后得月子病,大夏天依然穿着棉袄,捂出满身痱子。秋兰心里很堵,这些天她一直是这种心情。她感到,仿佛有一种东西在噬咬着她……

一进门,董建彬殷勤地为秋兰接一杯纯净水,说:“喝口水。”

秋兰接过水,半躺在沙发上说:“好累。是有点渴。”

到家的感觉是不一样,秋兰看到客厅里酒柜上的洋酒,博古架上的工艺品,以及铺着浅咖啡色地毯的卧室里放着的那张雕刻着牡丹、玫瑰和淑女的红木床,是那样的温馨和惬意。那些沉甸甸的记忆一下子都抛在了脑后。

董建彬坐在秋兰一边抱怨,说秋兰走这一个月,生物钟都被搞乱了。秋兰逗他,说睡不着了吧?董建彬笑呵呵地说,不是睡不着,而是睡不甜。说得秋兰心里热乎乎的,痒丝丝的,秋兰就把热乎乎的手搭在董建彬的腿上。

秋兰与董建彬结婚到现在从没经历过大段的分居和别离,俩人离开这么久彼此都有些缠绵。说到温情处,董建彬就把秋兰搂在怀里。秋兰亲昵地拍拍董建彬油唧唧的脸说:“先冲澡。”董建彬很不情愿地说:“快去快去!”

水丝丝哗哗地从热水器里喷出来,浸润着秋兰白细的肌肤。镜子

里,秋兰看到自己瘦了许多,她顺势抚去头上的水珠,趴在镜子上看:肌肤依然雪白,但乳房明显下垂,肌肉也松弛了一些。哎,老了,女人四十……她突然有些落寞和惆怅,发出一声叹息,唉!这声叹息,却引发了她对往事的一段回忆。那是她第一次照镜子。那年,爸爸在山西农村改造,他们全家住在山坡下的一个小山村里。她饿,哭着向妈妈要东西吃。妈妈说,快去照镜子,哭有多难看,快成一个灰姑娘了,看看还哭不哭了。她伸开自己的小手,拿着镜子一照,果然看见镜子里有一个灰姑娘,满脸鼻涕、泪痕,傻里傻气的,难看极了。秋兰从小爱美,所以,从此以后,她再也没哭过。就是遇到不顺心的事,她都不会哭,因为太难看了。一张美丽生动的脸扭曲了,一副甜美自然的表情丢失了。秋兰是一个讲究的女人,她怎么会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,不认真呢?可今天不知为什么总有想哭的感觉。情情恹恹的,说也说不清楚。为什么?不就离家一个月吗?难道是因为家里四十年前的那个故事吗?关于大姐的失踪,妈妈对大姐可能被拐卖到山里的猜测越来越真实可信起来。要不,为什么寻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音讯呢?如果大姐真是生活在封闭、落后的山区,要想找到她恐怕是件难事。

“秋兰!秋兰!”秋兰的思绪被董建彬急躁的声音喊碎了。

“哎,就好,就好。”秋兰一下子回到现实中。

“快点嘛!”

秋兰带着湿漉漉的水汽,穿了件藕荷色的真丝睡衣走到床前。董建彬温情地看着妻子,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穿睡衣。秋兰笑,赶紧往下脱,说习惯了呗!董建彬用手抚摸着秋兰湿漉漉的头发,亲吻着,附在秋兰耳边说:“想死我了。”秋兰深情地抚摸着丈夫的额头:“我也想啊!”

妻子的温柔和美丽使董建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,他突然强悍和威猛起来,把秋兰死死地压在身下,仿佛要把秋兰撕碎一样,秋兰呢喃地喊着丈夫的名字:“建彬,建彬,我的建彬……”董建彬精神上好像受

到猛烈的刺激，反反复复地说：“再也不能出差了，再也不能出差了……”假如出差是一个过错，董建彬就是这个过错的受害者和声讨者，假如出差是一个敌人，董建彬就是冲锋陷阵的勇士，冲杀着、呼喊者、战斗着。董建彬突然感到一阵愉悦，滚滚热流飞越高山，飞越河流，飞田野，与波涛汹涌的大海汇集成一首悦耳动听的《小夜曲》。董建彬犹如完成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他翻身平躺着，自豪地拍了拍胸脯，意思是让秋兰躺进去。这个手势很得体，秋兰会意地躺了进去。显然是睡意袭来，难以抵制，他脖子一歪便睡着了。

秋兰幸福地躺在丈夫的怀里。秋兰是那种特别依恋丈夫的人。特别是晚上，她习惯躺在董建彬的怀里睡，聆听着董建彬有节奏的喘息和鼾声。一个人如果生活上养成了习惯，很难适应陌生环境的。在山里的那段日子，漫漫长夜是秋兰最难对付的敌人，那种空旷、宁静的山村之夜总是让她感到恐惧和寂寞，那时，秋兰就给董建彬发短信。有时，信号不好，发不出去，秋兰就感到委屈，莫名地想哭。那时，秋兰多么渴望能躺在董建彬那略显臃肿、起伏的胸口上。尽管秋兰在事业上是一个强者，但在董建彬面前，她始终是一个弱者。董建彬的呵护，使她真真正正地成为一个温柔漂亮的女人；一个有气质、有学问、有成就的医学专家；一个倔强而又不失知识女性风范的漂亮女人。

董建彬自从承包建委下边的一个公司后，发展很好，所以，他辞掉了处长的职务，当上了建筑公司的老板。秋兰是医院里人人羡慕的人，她享受着做女人的幸福。董建彬也常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的妻子，说他老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。在别人的眼里，他俩的爱情仿佛成了故事和经典，永远年轻！

电话很刺耳，叮叮当地响着。电话是秋爽打来的。董建彬一接是秋爽，心里便有点不舒服。其实姐夫与小姨子间是没什么矛盾的。平时生意场上打交道又不多，一个是搞服装的，一个是搞房地产的，风马牛不相及嘛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：道同，志不同。所以，姐夫与

小姨子间便产生了隐隐约约、模棱两可的隔阂。当然，并没有显出太多的不协调和矛盾来，只是彼此有些小成见或不敢恭维而已。

董建彬说：“哦，秋爽啊。你等着让你姐接。”

秋兰接过电话，秋爽说：“姐，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姐，出来吃饭吧！我给你接风。”

“吃饭哪……不吃了，已经睡了。”

“呀，睡觉了？天哪！才几点，哟，刚过七点。咳！姐，真没出息呀你。”

秋兰愠怒地责怪秋爽：“你也是的，说什么呀你，没大没小的。人家坐车累了嘛。”

秋爽接着问：“姐，后天咱妈生日，在哪里过呀？”

秋兰想了想说：“在家呗。妈不喜欢在外面张扬。”

秋爽说：“不行啊姐。薛嫂回老家了，没人做饭。还是到酒店去吧。”

“回家了？那妈……”秋兰担心起来。

“没事的，忘告诉你了。我给妈找了一个钟点工。是北师大的学生，挺勤快的一个小姑娘。爸妈都挺喜欢的。”

“还是在家好。我正好休息两天，我做饭。”

“行。听你的。”这也是秋爽想说没说出口的话。秋兰做饭，秋爽当然高兴。

秋兰突然思索着问：“喂，秋爽，你和思远的事定下没有？让他也过去吧。喂？喂？”

那边电话挂了。秋兰拿着电话自言自语地埋怨着：“这个爽爽，总是急急慌慌的。全世界就她忙。”

董建彬说起了风凉话：“人家不忙谁忙啊！你这个妹妹呀，都快成社会活动家了。今天参加什么募捐活动，明天又搞什么希望工程。

还拉我参加,我可没她那个境界。既然那样关心政治,关心民生,干脆别做生意,当公务员得了。”

秋兰护着妹妹:“爽爽热心公益事业,是好事嘛。做生意就不关心国家大事了?!”

“得得得,她好,行了吧?她都多大了,还不嫁人,再晚几年就……”

“是啊。我劝她,她不听。总是说,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总是找一些客观的理由来搪塞我。唉!我可真拿她没办法。现在正跟思远谈着,不知进展如何?”

“前天我与思远碰面,倒是问起他俩的事。”

“思远怎么说?”

“怎么说?你妹妹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,什么都不在乎!”

“思远条件不错,她应该在乎。思远又是我的老同学,大家都了解。不行,我还得劝劝她。”

“行了,行了。你妹妹现在可能……”董建彬转身搂着秋兰,“不说了,不说了。”

秋兰听出话中有话,坚持问:“可能什么?”

董建彬故意卖关子,装出睡着的样子打起了呼噜。

3

中科院的家属院很幽静,环境好。一进门儿,就能看到各种各样郁郁葱葱的花草。此刻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,满院飘香。暗灰色的房

子呈现着欧式典雅、和谐、古朴的风格。秋兰的爸爸是中科院的考古专家。虽然退休,但经常到外地参加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。他还给自己搞了个研究课题。照秋兰妈蒯文娟的话说,李智龙退休后比不退休还忙活。这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。但也有遗憾,那是一段痛苦又辛酸的往事,这件往事整整折磨了他们四十年。

四十年前,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特殊的运动——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当时,李智龙在上海一所大学教书,是一位儒雅年轻的先生。因海外亲戚的关系,成为红卫兵批斗的对象。接着,李智龙便被红卫兵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。随后,李智龙被迫到山西去劳动改造。蒯文娟思念丈夫,带着大女儿秋红、二女儿秋兰去山西寻亲。秋红在那个时候丢失了。那年秋红有四岁,正是记忆还朦朦胧胧的年龄。

蒯文娟的生日是6月26日,今年是她七十岁寿辰。秋兰一大早就过来买菜,替妈妈张罗着。秋兰的厨艺是跟妈妈学的。蒯文娟曾是一位大学老师,江苏人,会做南方菜。她的宗旨是:孩子们只要建立家庭,就得学会生活,生活的本身就是吃穿住行。首先是吃,所以,她在平常的生活中刻意地去引导孩子们学做饭,就连那个宝贝儿子李秋阳也不例外。按照她自己的话说,她的厨艺完全可以到大饭店当一个特级厨师。秋兰是她的得意门生。可见秋兰的厨艺,还是能抵挡一阵子的。秋兰的厨艺给董建彬带来了最大的实惠,所以,董建彬为有秋兰这样既有文化、修养,又懂生活的妻子骄傲。

蒯文娟趁女儿做饭的时候,详细地询问着秋兰参加考察组的所见所闻。秋兰就把在山区看到、听到的一五一十地讲给妈妈听。山区生活条件怎么怎么差呀,有病没钱看啦,学生十三四岁就辍学呀,城乡差别太大,等等。蒯文娟听着听着就叹起气来:“山区农民穷,可他们的民风纯朴啊。那年你爸下乡改造时,他们的粮食也紧巴巴的,也没啥好吃的,但他们若是刨个地瓜呀,做个农家饭啦,自己吃不饱,还要给我们分一点。那时真是让我感动啊!虽然农村生活条件差,我和你爸

爸都觉得比城市里红卫兵天天闹腾强多了。虽然苦，劳动改造，但总比挨批挨斗要好吧。”正说着，清脆的门铃声响了。蒯文娟便知道来祝寿的孩子们到了。

今天，蒯文娟穿着玫瑰色的真丝汗衫，花白的头发也盘了起来，很精神。虽然进入老年，身体依然挺拔，有着南方美女秀美、灵巧的气质。现在，她的任务就是等在客厅为儿孙们开门。平时孩子们忙，只有星期天才来她这里看一看，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聚得齐全。董建彬带儿子董铭来了。董铭今年十六岁，明年就该考大学了，长得像个大人，壮壮实实的，很像董建彬。他礼貌地与蒯文娟打招呼，说姥姥生日快乐。蒯文娟乐，说快乐快乐，想再与外孙说几句，董铭已经跑到姥爷的书房里去了。

紧接着，儿媳程凤春拉着儿子也进了门，手里拎着个蛋糕，还给婆婆买了件真丝睡衣。放下蛋糕，就展开睡衣让婆婆看，蒯文娟满意地端详着，说：“这件好，是杭州货。轻柔飘逸。哟，四百多？凤春儿啊，买这么好的睡衣干什么？”蒯文娟一看睡衣上的商标就埋怨起儿媳来。

凤春说：“妈，只要你喜欢，咱不说价钱。”

蒯文娟拿着睡衣在身上比画，问：“秋阳呢？咋没来？”蒯文娟最担心秋阳会不会来。

凤春说：“妈，秋阳有事，处理完就来。”凤春说着就到厨房帮秋兰做菜去了。

秋阳的孩子才六岁，名叫亦辉，一进屋就喊着找爷爷。李智龙与董铭一边说话一边拿着放大镜看书，书很旧，纸有点发黄，斑斑驳驳的，看起来很有一些年代了。亦辉从爷爷手里夺过书，问：“爷爷，什么书？老破玩意儿。”

李智龙耐心地对孙子说：“这是老古董啊！你可不要小看它呀！”

亦辉眨着眼睛问：“老师说过，越是古老的书越有价值。爷爷，这

本书是不是很古老？”

孙子能提这样的问题，让李智龙惊讶，他乐呵呵地笑，问孙子：“你对古书感兴趣？”

亦辉把玩着爷爷的书，不懂装懂地说：“这里很有学问。爷爷你要好好读书啊！”

李智龙被孙子逗乐了，大笑起来。

亦辉还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爷爷问：“爷爷，什么是传承文明？今天在幼儿园问老师，老师说，她说了我也不懂。是这样吗？”

李智龙爱抚地摸着孙子的头，说：“亦辉啊，我的好孙子，我的乖孙子，你真是问对人了。我相信，我的亦辉一定能听懂。”李智龙沉思片刻反问孙子，“你怎么知道这个问题？”

亦辉仰着小脸认真地说：“电视里说的。我不懂，所以问爷爷。”他拉着爷爷的手摇晃，“爷爷快讲讲吧，快点嘛。”

李智龙来了精神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传承文明嘛，就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明。就是说，我爷爷传给我父亲，我父亲传给我，我传给你爸爸，你爸爸又传给你。我们的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了，是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。我们是传承文明的国家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啊！”

“爷爷，祖先在哪儿？”亦辉又一个问题。

李智龙眉毛高耸，兴奋地指了指地下说：“在地下。”觉得不对，又往上指了指，“在远古。唉，那都是历史了。”

“历史？爷爷，什么是历史？”

“历史就是过去。”

“过去？”

“比如说，昨天，是不是已经过去了？”

“是！”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

李智龙耐心地跟孙子讲了很多有关传承文明的道理。很多时候，

他只要见到孙子,就给他灌输这方面的知识。他希望孙子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。董铭正在电脑上玩着一个七彩迷离的游戏,外公和弟弟谈什么,他丝毫没兴趣。这时董建彬走进来,说:“哟!讨论的话题,小亦辉懂吗?”

小亦辉歪着头,不甘示弱:“当然懂。”

李智龙笑着说:“是啊。辉辉他在电视里听到个词就来问问。这孩子太好思考问题了。他能提这样的问题我也感到惊讶。”

董建彬凑到老爷子的跟前,压低声音,神秘地说:“爸,我最近又搞了些古董,哪天带过来让你鉴赏鉴赏。”

李智龙一听古董就来劲儿,赶紧站起身,挺着腰杆嚷嚷:“在古玩市场搞的?今天就该带来!”

董建彬说:“今天是妈妈生日嘛,不能冲了主题!”

李智龙点着头:“好好好,改天吧。”他知道这个女婿是喜欢收藏的。很多都是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买来的。那些都是流传在民间的东西,有些还是很有品位的。特别是那些出土文物,更让他激动。比如,前年建彬搞来的青铜器和甲骨,他二话没说,就拿到中科院的考古所了,至今都没拿回来。他说,这是出土文物,是国家的东西,就得让国家保管。董建彬为此很不开心,那是他用几万块钱买来的。李智龙不管这些,所以,自从李智龙上交了那些个文物后,不管董建彬搞到什么有价值的古董,他都再也不敢在岳父面前显摆了。

秋爽来的时候,怀里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,手里还拎着几瓶红酒。蒯文娟开门接在手里,说:“不是说过嘛,不买东西啦。酒,你姐夫买了。”

秋爽说:“妈,这些是给爸买的,我怕大家都给你买,没爸的,他有意见怎么办?”

李智龙听到秋爽的话,放下手中的放大镜走出书房说:“爽爽,你爸爸有那么多意见吗?叫我看看,爽爽给我买什么了?”在他的四个

儿女中，他最宠爱三女儿秋爽。

秋爽打开礼品盒，原来里边装着一套大小不等的毛笔。秋爽成熟的娇态很可爱：“爸，喜不喜欢？我托人在上海买的。”

李智龙兴奋地接过来，说：“喜欢喜欢。爽爽最了解爸爸了。那套笔已经让爸爸写秃了，它呀，不经使。哈哈……”李智龙把玩着这套毛笔，用手捋着毛笔尖问秋爽，“这样的质地得多少钱？”

秋爽故意不说，摇摇头：“猜猜？”

李智龙爱惜地端详着，说：“不便宜的，现在的物价我猜不准哪。”

秋爽说：“那就别猜！”

时针指到七点，菜已上齐，秋阳还没到，蒯文娟就催凤春给秋阳打电话。正巧，秋阳把电话打了过来，说他刚接到一个案子，必须马上到现场，来不了，不能陪妈妈过生日，只好在电话里祝妈妈生日快乐。蒯文娟理解儿子，也没再抱怨。

钟点工叫玲玲，苗条的身材，有点瘦弱，穿件质地很差的黄绿色T恤衫，一条发白的牛仔褲。她是趁课余时间来打工的。秋兰一见这个钟点工便喜欢上了，不断地喊玲玲、玲玲。吃饭的时候，秋兰拉她坐到他们中间。

客厅响起生日快乐歌：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……先切蛋糕，接着大家就品尝菜肴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逗得蒯文娟不停地笑。孩子们纷纷给今天的老寿星夹菜，蒯文娟吃着笑着，非常热闹。

餐桌上摆放着两种酒水，白酒是为董建彬准备的，干红是为家里的女眷准备的。蒯文娟有糖尿病，家里人不让她喝红酒，她坚持要来一盅白酒。因为今天是她的寿诞，大家不愿扫她的兴，便答应她的要求。由于激动，蒯文娟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了下去。李智龙看蒯文娟喝得这么顺当，竟大笑起来：“好，今天喝个够。再来一杯。”端起一杯白酒对蒯文娟说，“我说小蒯啊，今天是你七十岁生日，我李智龙敬你一杯。”李智龙比蒯文娟大几岁，过去他曾叫她小蒯，今天，李智龙为